

水滸二婦人

陸墟著

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再版
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

水滸二婦人

著者 陸墟

發行者 光明出版公司

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

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

定價：上海福州路五一九號

光明出版公司新書

中國政治内幕一集（再版）

一千二百元

中國政治内幕二集

一千二百元

中國經濟内幕一集

二千 元

閻婆惜

一

是一個秋末的天氣，在北方已是十分寒冷了。白楊在蕭颯的秋風裏浮飄，顯得十分淒涼。那黃河平原的沙粒，常常騰雲駕霧地滿佈着天空，像一幅黃灰色的烟幕。這烟幕之上是光天化日；之下，便是芸芸衆生。殺人的，被殺的，吃人的，被吃的，鬧着的，喝着，哭着的，笑着的。官兒，民兒；使地面上裝成一個社會的樣子。

富人，貴人，早在秋初作了過冬的打算。北邊吹來刺骨的寒風，祇有造成他們更加尊貴和豪富的機會。不是嗎？就是那，鄆城縣的押司宋江，也已穿上了珠皮的黑緞褶子了。

是申牌時候，宋江從縣裏出來，心上異常煩惱。腦子裏一陣一陣湧出了比往日更多

的想像：

「梁山泊已經聚了夥嗎？」他反問自己。

「那個白衣秀士王倫他能容納這夥弟兄嗎？」繼續地反問下去。

「應該是智多星吳用做了軍師，晁大哥坐第二把交椅。」

「不會的！」他頗自信的說：「吳用是聰明人，足智多謀，要把王倫送上斷頭台的

。王倫一死，這第一把交椅空出來，自然祇有讓晁大哥去坐。」

「林冲呢？」他又轉想到別個人身上：「是一個有驍氣有剛性的好漢，他不會和晁大哥爭短長的。這是稻草細樹柴，吃虧是硬的。」

他想著走，黃沙在天空飛舞。他看青天，黃沉沉的。斜西的太陽，像一個患了癱瘓的老年人樣子，有力無力地躲在烟幕後面。探頭探腦地不敢正視大地。

「晁蓋等兄弟，真是好大膽子，做出這般大事。」透了口氣，又想下去。

「劫了生辰綱，殺了做公的何觀察，活捉黃安上山，又損害了許多人馬。」他心頭湧上一股熱潮。

「現在新任的濟州府尹，調來一員虎將。據說，目下正在招兵買馬，向老百姓徵集了很多糧草，還徵集了很多悍勇民夫，請了很多智謀之士。」他有些不安起來。

「那府尹還申呈到中書省，轉飭附近州郡，通力圍剿，直要把他們悶死在梁山泊！他於是有些着急了。」

「而且，府尹又行了文書到所屬州縣，併力收剿。這樣，不是甕中摸黿，逃不了一個嗎？」宋江真的替晁蓋吳用等衆人扣憂起來。摸摸頭，拖着步子下意識地向前走。不料在賣湯藥的王公的扣子上一撞，神志撞得清醒了。

「押司，得罪了！」王公很害怕地說。

「不，我撞了你的扣子。」

「押司怕是從縣裏出來，有什麼心事似的！」

「心事倒沒有，祇是常常吃了你的湯藥，沒付錢過。我想給你買付壽具，你百年歸壽之日，便可安心地下。」

「那纔感激呢！你老人家終是喜歡施仁散藥的。老漢今世不能報答。後世做驢做馬，也得報答你押司恩人。」王公感激得快要流出淚來。

宋江胡亂說一句，倒引起王公一大套話。

「押司老爺！這幾天該沒有傷疤吧？若是你老人家傷了酒，吃我一盞醒酒二陳湯，就好了。」

這正是閑人不知忙人事，宋江頗有點不耐煩。

「我有事情去。」說着，便祇顧走了。離開了王公不多遠，又想起了梁山泊事。

「現在本州的孔目，差人送來一紙公文；知縣看了極為着急，叫我寫成文案，行下各鄉各保，嚴密防備。」他腦子裏略頓了一頓。

「我叫張文遠去辦了。」思維又推開去。

「如果真的梁山泊被破，捉住了晁蓋一夥人；抄出文卷書信，應該有我宋江在內。還有，如果，吳用那些人，抓到衙裏來，挨不住打；一五一十把我放他們的事招出來，豈不糟透？我一家還不是滿門抄……斬？」想到這裏，宋江有些毛骨悚然起來。

他還是一路走去，毫無目的地祇是夾七夾八的胡想。

「押司，你到那裏去？」

宋江沒有聽見，祇顧走。

「喂，押司，你上那裏去？」一個婦人把宋江拉住。

「唔！」宋江吃了一驚。「原來是王婆叫我，我聾了呢！」

「押司，你做件善事吧！」王婆放了手，提出這個請求。

「什麼一回事？」

「一個女人……」

「女人？」宋江腦子裏打了一個滾。

「死了父親。」王婆接下去說：「娘的年紀老了。流落在這裏。沒錢買棺材。押司是一向做存事的。你……」

「大約又要叫我化錢了。」宋江想着沒說出來。

「你可憐她們兩個，出一具棺材錢吧！」

「女人做什麼的？」宋江橫問一句。

「賣唱的。」王婆看看宋江，猜出對方的意思。「生得挺漂亮哩！」她引他一句。「在那裏呢？」宋江已忘了梁山泊的事。

「就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！等着善人去佈施呢！」

轉一個彎，走進巷子。王婆領了宋江直進房子。天，還是那個不爽朗的臉兒。這小屋子裏沒有一點陽光。老的小的都在嗚嗚地哭。陰鬱的氣味，叫人停不住腳跟。

「閻婆！大善士來了。出出叩頭吧！」王婆叫着：

閻婆耽是王婆，把袖子揩一揩淚，轉頭過來。

「是王婆！」

年輕的女兒也轉過頭，她們從矮小的杌子上立起。走近來；看見一個男人；年輕的女人縮了一縮腳。宋江向她睨一眼。看見那個女兒形容憔悴。但是那臉兒生得令人可愛。白嫩的面頰襯托在烏雲般的髮下，那沒有揩去淚水的眼睛，像浸在碧泉裏的明珠。穿着一件破白布衫兒，淡青裙子，藍比甲；在她的身上，會意到現在還不是秋末。然而她打着寒噤，正怨恨秋風的無情。

「這是宋大爺，宋押司。是個好人，見個禮吧！」王婆向閻婆用右手指着宋江說：「閻婆和女兒對宋江道聲：『萬福！』」

王婆又隨着說道：「這是閻婆，這是她的女兒雪娥，因為她爸爸愛她，叫着她的小名婆惜呢！」

「這個名字取得很好！」宋江說着又看了一眼。雪娥趕快低下頭來，弄着自己的袖子。閻婆端個杌子給宋江坐。自己和王婆女兒都沒有杌子坐了。

「你們也坐下吧！」宋江很靄然可親地說：

「她屋子裏祇有三張杌子，兩張已攔了死人，僅存的一張給你佔住了。」王婆出來解釋。

閻婆和雪姣羞羞地沒有作聲。宋江想立起來。

「你祇顧坐，常言道，立客難打發，坐着好講話。」王婆是最會應付場面的。

「你們怎麼會到這裏的呢？」宋江發問：

「唔！提起這事有很長一段哩！」閻婆感慨似的。「我們沒奈何投奔山東來的。」

「是那裏人呢？」

「東京！」

「東京不是一個花花世界嗎？」

「是的！宋皇帝也是愛玩的！東京是花天酒地，歌舞昇平的。」

「你們不在東京住？」

「我們無法在東京住下去。」閻婆答着，腦裏却想：「你嘮嘮叨叨問這許多做什麼

呢！我家死了人需要的是棺材和銀子。」

宋江那裏知道閻婆的心思，還是問下去：「究竟爲了什麼事？」

「爲了一場無名之災！」閻婆暗思：「不如講了出來吧！」就繼續講下去：「她爸

爸原是一個軍漢出身，使得槍棒，也爭得一個官職，在禁軍裏當一名牙將。」她停了一停。「那天，是殿帥府新太尉到任，點卯未到。就差人到家中捉拿。」

「好大的威風。」宋江插一句：

「我家男人因病不能起床，說有病狀在軍政司裏。那差來的不問輕重把他捉了去，到帥府打了一百軍棍！」她眼圈紅了起來，那柔色的臉上加重一層愁容。

「打了一百軍棍，以後呢？」

「我家男人，起初不知道高殿帥是何等人，原來是東京的閑手高俅。被府尹發配出界的高二。」

「却是因踢氣毬發跡的高二害了她們。」宋江暗想着。

「我家男人說，高二沒發跡時，在東京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，也會刺槍弄棒。却被他打翻了。三四個月起不得床，有了這個宿仇，自然乘機報復。」

「高二是好色之徒，那天因為在街功調戲良家婦女，所以被我家爸爸打翻的。」雪姣忽然插上一句。

宋江笑了一笑。倒使雪姣難以爲情。

「講了一大套，還沒上正經事。」王婆也有些納煩起來。

「本來要打死我家男人的，因為太尉新上任，打死了人不吉利；所以還能放他回家。」

「就沒有人講個人情嗎？」

「新上任的官兒，而且是和徽宗皇帝踢慣氣毬的，誰敢講句話呢？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我家男人回到家裏，知道爭他不得，連夜和我娘兒逃出京城；來山東投奔，不料這裏的官兒已經走了，沒遇着。」她說到過去的事情，便非常懊喪。

「因為徽宗皇帝愛踢氣毬，把那個閑手好遊之人也提拔出來做殿帥府太尉，還成什麼朝廷？」宋江恨恨地想：

「以後怎樣呢？」

「以後又是落到我女兒婆惜身上的事了。」

「她幾歲啦？」宋江發現新的興趣。

「今年纔十八歲哩！」

「你是來施捨棺材的，問我的年紀做什麼呢？」雪嫂想：「這人有點隔岸觀火，不知別人的急。」

「這麼輕的年紀！」

「就是因為年紀輕，才把她爸爸氣死了。」

「娘！爸爸怎麼是女兒氣死的呢？」雪妓叫冤起來。

宋江以驚奇的眼睛看着雪妓。王婆聽他們嘈囂，正想睡去。

天，慢慢地走上黑暗的道路：死人躺在一邊，肚子裏的臭氣，想從七竅裏逃出來：使世界上造成更惡濁的空氣。

「我們來到鄆城。」閻婆接着說下去：「舉目無親，銀子也光了。三口子住在客店裏，房飯錢無着，店東就要趕走我們。祇能把衣服飾物去賣了。」

「唔！可憐。早遇着我便送你家錢了。」

「衣飾都賣光了，還是要吃飯住宿的。迫着無法，她爸爸教她。」用手指一指雪妓「教她唱幾支小曲，到茶樓酒坊去賣唱。我跟着作伴。倒也過得日子。」

王婆打了一個呵欠。

「那天！……」

「娘，別講下去了。」雪妓現出不樂意的情緒。

「講下去。」宋江愛聽這許多閑事。

「罷。」閻婆支吾一句。

「押司要聽：你講下去吧！講得苦一點，押司可以多拿幾兩銀子出來。」王婆和他

們打圓場。

「噢！那天，碰到一個財主，愛聽女兒的曲子，化了很多銀子，聽了又聽。連聽了幾天，後來差人到客店裏來說要娶女兒做妾。」

雪娥臉上翻起紅雲，「娘，不要說下去了。」低下頭去。攪着腰拉一拉裙角。那雙破舊的繡花鞋就藏進裙子裏去了。

宋江把眼睛掃了掃，接着說：「講了一半不講，豈不叫人急死呢！」

「是的。」閻婆又說下去：「起初，他爸爸不肯。後來媒人橫說豎說，出了三千貫錢娶去。還要寫一張賣契。」

「誰是去做妾的呢？是鄭屠那賊騙去的。」雪娥很高興，他心裏埋怨娘。和一個男子初見面，就講了這許多沒臉面的事。

然而，閻婆還是連珠般的講下去，在閻婆心裏以為快快講完了，求得宋江一些憐意，好替死人做事。他們四人之間各懷着不同的心緒。王婆祇求把事趕快解決，自己可以在中間撈些油水。宋江在女人身上打主意，所以要追根究底問個明白。雪娥死了父親，心上已經十分痛苦，再也不忍聽那種刺心的事。而且，死人已擱着七天，如果不是秋末，屍體早已爛了。她揪心着父親的安葬大事。

「喔，是買去做妾的嗎？」宋江又發問了。

「是的！押司，賣契也是寫的。然而，這賊才沒有良心呢！」閻婆拍拍自己的胸，現出十分悲憤。

「怎樣呢？」

「人是娶去了，叫我兩老住到這小屋子裏來，三千貫錢可沒有付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！」宋江做出十分憤慨。

雪嫂掏出一塊白汗巾掩着臉。宋江知道她在哭泣着。

「這賊應該殺頭！」他又補上一句。

娘兒兩個十分感激。祇有王婆無動於中。

「押司，這事纔不氣呢？」

「還挨了打嗎？」

「不，沒有挨打，比挨打更苦呀！不到三天，那賊的大娘子知道了，便把我的女兒趕了出來。」

「混蛋！」宋江倒真的憤憤起來了。

「還不算呢？」

雪妓的泣聲愈大了。王婆想不讓她講，因為宋江追着要聽，閻婆再講下去。秋風吹進屋子，把死人的長明燈吹熄了。他們却不知道，在這樣的場合，管不到死人身上去。

「怎樣呢？」

「那賊子，反差人追討原典身錢三千貫！」

「不是沒有拿他的嗎？」

「是的呀！然而他要，逼得很緊！他爸爸本來有病，這樣就氣死了！」她也哭將起來。

娘兒兩個一哭，弄得王婆手足無措，宋江把嘴努一努。王婆走慣街坊，吃慣十方，自然明白。

「別哭吧！宋押司不是來聽你們哭的。說些話，要了銀子好辦閻老的事。」王婆這話，是多麼有力呵！打入了她娘兒兩個的心窩。雖有說不出的苦楚，也祇能忍住泣聲。

「是！他已死了七天了。」說着，閻婆把頭轉過去，纔發覺長明燈熄了。

「我兒，你爸爸的長明燈熄了。去點着吧！」

雪妓去點燈，伏在閻老的身邊又嗚咽地飲泣。

閻婆轉過頭來，看看王婆。一副求情的樣子；又看看宋江，一副乞憐的臉相。

「押司，你出幾兩銀子買口棺材成全了吧！來世修福修壽。」王婆怪動聽的舌口。當然囉！我原是來施棺的。」宋江略停了一停，向着伏在那裏的雪娥看一看；閻婆聽了心上很安慰；雪娥聽着也很感激。

「這纔是一個大善士。」雪娥想起身出來道謝。不料王婆已先叫：

「婆惜起來謝謝押司吧！」

雪娥把手整整雲髻，用汗巾揩乾淚水。和閻婆去謝宋江。

「我娘兒兩個來生做牛做馬要報答押司這份大恩！」閻婆說着，反感激出淚來了。別說這樣話。我宋江祇求行春風，是不求夏雨的。」

「但是，開了花，終會結果的。」王婆湊一句。

「那也未必，有時花萎了，便傷了匠人的心。」

「那是很少的事。」王婆仍強調她的意見。

「很少的事便會落到倒霉人的頭上。」話愈拉愈遠了，使閻婆和雪娥十分焦急。「談這許多廢話做什麼呢？」她們有共同的感覺。假使那個閻婆沒有死，也要焦急得開口了。

宋江向王婆又看了一眼，努一努嘴。王婆裝着沒看見。

「王婆，你的衫兒破了，上襖也應該添新的了。明天讓我到街坊去揀一件好料子送給你。」宋江把這話謊他。

「是的，多謝押司！」

「他們糾纏些什麼？死人還沒料理，又在活的人身上許願了。」雪娥想：

「閻婆：我有一句話不敢出口。」王婆說：

宋江知道王婆這話的意思，情緒頗興奮。

「有話就講吧！我們正靠着料理老老的事呢。」閻婆回答：

「閻老死得很苦呵！又是流落在異鄉，眼前祇有一個女兒送喪。」

「是的，本來是個苦命，不然也不會吃高太尉的打。」

「屍骨不能回鄉！閻老怎能瞑目於九泉之下呢？」

「是的！」閻婆說着又哭了。雪娥也哭了。如果死人有靈，真的也要一哭的。

「然而，有什麼辦法呢？祇求有一口棺木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閻婆邊泣邊說：

「如果，鄰居是個好人，又多了一個親人啊！」

「不要提起那個賊子了，沒有他，老老也不會氣死的！」